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邓肯

刘煜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叛逆的精灵	(3)
第二章 艰难的跋涉	(8)
第三章 向着光明行进	(15)
第四章 朝圣之路	(34)
第五章 舞蹈学校	(44)
第六章 痛苦的母亲和情人	(54)
第七章 一个全新的世界	(71)
第八章 辉煌的挽歌	(87)

引子

呵，我们不能再等待
我们要登上航船，哦嘴
我们要欢快地航行于无路的海上，
无畏地驶向未知的海岸

——惠特曼

这里站立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女人，在仅属于她的舞台上，高傲地伸展着纤长的手臂，身披白纱，赤着双足，踏着前所未有的舞步，俯视人类的苦痛、欢欣，以无与伦比的身体语言诉说着迷醉、春天、喜悦、悲伤、探询、爱情、生命、青春、死亡等种种纷繁复杂的主题。“爱情与艺术”就像两列长长的铁轨，在她生命的列车之后紧紧相随。它们时而相互融合，时而交叉而过，谱写出这个非凡的女人惊世骇俗、傲立世间的一生。她始终生活在鲜花与污水、赞扬与诅咒、钦佩与蔑视的夹缝中，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伊莎多拉·邓肯这个为舞而生的艺术家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从未以丝毫的妥协退让去换取片刻的宁静。她始终以天生的高傲与钢铁般的意志去抗争着世俗的偏见与压力，就像梅里美笔下

桀傲不驯的卡门，只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深处独特的感受。在她生前，赞颂她的人称她为“西方现代舞之母”，“时代的曙光”；诋毁她说“伊莎多拉不过是一个业余舞蹈家”。欣赏她说：“她不仅仅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一种道德力量……”，一个“伟大的女性”，抨击她的人则说她是“一个轻佻放荡的女人”。在她死后，她依旧是毁誉不一的传奇人物。但是，无论怎样，没有人可以否认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艺术在舞蹈史中的重要地位，她开创了崇尚自然、异彩纷呈的现代舞的时代，她证实了舞蹈是一种有生命的、充满了灵感的高尚的艺术，是一种生命所独有的律动方式。

那么伊莎多拉·邓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贞洁的圣母呢，还是放荡的妖妇？在这一点上，与伊莎多拉一起生活多年的艾尔玛·邓肯的说法似乎较为肯切，她说：“伊莎多拉的命运在两台织机上来回穿梭。在一台织机上，织的是她的艺术生命的织物，色彩斑斓，式样华贵，图案单纯而美丽；在另一台织机上，织的是她个人生活的织物，虽然色彩和先前提到的织物同样瑰丽，但经纬混乱错杂，图案缺乏对称，支离破碎，或者甚至是几个图案的连续，新颖而刺眼。从表面上来看，常常被这位反常的织匠的手弄得一塌糊涂。”

或许这就是一个在灵光笼罩下为了艺术和爱情的执着追求而执迷不悔的女性世界的真实写照。邓肯的一生，时而荆棘丛生，时而鲜花铺地；时而阴云密布，时而阳光普照。就让我们追溯着她浪漫而坎坷的一生来追索一位天才女性的伟大心灵。她的灵魂不朽，有如一盏孤灯在夜空中绽放永不熄灭的光芒。

第一章 叛逆的精灵

1977年5月26日，伊莎多拉·邓肯诞生于美国旧金山，她是舞蹈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在她出生之前，母亲异常痛苦，因为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让她时刻不得安宁。她常说：“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果真，小伊莎多拉一生下来就拼命地手舞足蹈，母亲不由地喊道：“你们看，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后来，母亲给她穿上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中央，随便奏什么曲子，小伊莎多拉便随着音乐胡乱地挥舞她的小手。

伊莎多拉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母便离了婚。伊莎多拉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全都跟着母亲生活。伊莎多拉的母亲是一个音乐家，终日在外教课，很晚才回家，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钱替孩子们雇请保姆或仆人，因此伊莎多拉从小就过着一种极为自由的生活。她出生于海滨，最愿意的事就是在海滨一人独自游荡，任情臆想。她最终跳舞的观念，就来源于海水中波浪的形式及节奏。伊莎多拉是生在古希腊的司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蒂特的星座之下的，而这位女神也恰好诞生于海水和波浪之中。可以说，小时候在海滨独自畅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为她以后创作那种充满灵

性的、自由奔放的舞蹈奠定了基础，也造就了她不受约束的性格。

伊莎多拉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叛逆的性格便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了。她的母亲是个无神论者，她把这些思想也灌输给了她的孩子们。伊莎多拉5岁那年，一次在学校里庆祝圣诞节，老师分发糖果时喊着说：“孩子们，你们看圣诞老人带来了什么？”伊莎多拉当时便站起来庄严地说：“我不相信你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非常不高兴，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才有糖果。”伊莎多拉回答说：“那么我就不要你的糖果。”当时老师生气极了，她把伊莎多拉叫到前面去，坐在地板上以示惩罚。伊莎多拉走上前去，掉转身来对全班同学大声地说：“我不相信别人说谎。我母亲告诉我她太穷了，不能作圣诞老人；只有那些有钱的母亲，才能装作圣诞老人给小孩送礼物。”这时老师把她拎了起来，强迫她坐在地上，而她使劲地用腿撑着，用力抵抗着，迫使老师始终只能把她的脚后跟向着地板敲打。老师只好强迫她站在墙角里，她把头掉转过来，不住地喊着：“就是没有圣诞老人！就是没有圣诞老人！”老师没有办法，只好打发她回家去。她在回家的路上还一直不停地这样叫喊，心中充满不平的感觉。

在伊莎多拉看来，学校里的普通教育是完全无用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重要的是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要有特别的教育方式。但在她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教育是相当刻板和乏味的。她在班上，一会儿被认为聪明得令人惊异，是班上最拔尖的；一会儿又成了倒数第一，蠢得不可救药。而这一切，仅仅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去背那些所学的功课。不管是拔尖还是倒数第一，伊莎多拉都是讨厌上课的。她

所受的真正的教育是在晚上，她的母亲弹奏着贝多芬的音乐，朗诵着莎士比亚、雪莱、济慈、彭斯的诗歌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家人的作息从无固定时间，生活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约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的、充满浪漫和诗情的教育及生活方式，铸就了伊莎多拉兄妹们无拘无束、放纵不羁的性格，并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道路——献身艺术。

伊莎多拉令人惊异的感悟力及早熟思想和才华似乎就直接得益于其母的教育及感召力。在她6岁那年，她曾模仿母亲的样子背诵利特尔所作的《拟安东尼给克莉奥佩特拉的诗》：

“我要死了，埃及啊，我要死了！”

我的红艳的生命之潮，快要退落了！”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被伊莎多拉语调中那种隐含的凄怆与忧伤所深深打动，并为这么小的孩子对这种成人感情的深刻理解感到惊叹不已。

尽管伊莎多拉的母亲用爱的精神食粮滋养着她的四个孩子，但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一直是贫困的。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培养了伊莎多拉在逆境中拼命奋斗，对保守势力决不低头的宝贵品质。一次老师让同学们写各人的历史，邓肯这样写道：“我五岁的时候，住在第二十三条街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没有付房租，不能再住，便搬到第十七条街，不久我们的钱不够，房东不许迁延，便又搬到第二十二条街，在那里我们不能安然地住下去，于是搬到第十条街。”当时邓肯把她的这段家庭史读出的时候，老师大发雷霆，认为她故意捣乱，并把她送交校长，校长把她母亲请来，母亲读了她的文章之

后，不禁痛哭失声，因为这的确是他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纪录。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伊莎多拉成为家中最勇敢的一个孩子。每当家中钱粮告罄的时候，总是她自告奋勇到肉店里去，向屠夫花言巧语地弄些小块羊肉回来；她也总是到面包店里去请求老板继续赊帐；有时伊莎多拉头上戴着母亲织的小绒线帽，挨家挨户地去兜售母亲织的各种东西，价钱比卖到店里的还要高！伊莎多拉酷爱这种冒险的“事业”，每当她胜利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劫掠成功的盗匪一样，得意洋洋，满载而归。这对她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她长大以后能够应付那些专横的经理先生们。伊莎多拉认为，父母所能给予子女最好的遗产，是让他们具有独立奋斗的精神，使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伊莎多拉大约 6 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她召集了邻居家的五六个小孩——他们小到还不会走路，都围着她坐在地上，学着她的样子挥舞着手臂。母亲问她在干什么，她说这是她的舞蹈学校。母亲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为她弹奏乐曲。这个学校居然就这样办了起来，而且大受欢迎。邻近许多女孩子都来了，她们的父母还给了伊莎多拉一点钱，让她教他们的孩子——一项后来被证明很赚钱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过了几年，伊莎多拉 10 岁了，来向她学跳舞的女生越来越多。她对母亲说，自己已经会挣钱了，这比上学重要得多，上学只是在浪费时间。她把头发梳在顶上，扬言自己已经 16 岁了。由于她个子很高，所以别人听了也都会相信。后来姐

姐伊莉莎白也和她一起教孩子们，需要她们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许多有钱人家都请她们去教跳舞。

12岁的时候，伊莎多拉和她的哥哥、姐姐一起办了一个小剧院。在这个小剧院里，伊莎多拉跳舞，哥哥奥古斯丁朗诵诗歌。有时姐姐伊莉莎白和哥哥雷蒙德也加入进来，合演喜剧。小剧院越办越好，在邻里中受到普遍的赞扬，因此他们就到海滨去巡回演出。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足迹居然踏遍了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

伊莎多拉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教授舞蹈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大了。伊莎多拉总是随着自己的想象去教导学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也没有什么系统。有一位老妇人常在晚上到她家去，并且说她一看见伊莎多拉就想起爱斯娜，她还把爱斯娜成功的历史讲给邓肯一家人听，宣称：“伊莎多拉将来会成为爱斯娜第二的。”这话激起了伊莎多拉的梦想。于是母亲就和这位老妇人一起把伊莎多拉带到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舞蹈教师那里去。老师教她芭蕾，要她立在脚尖上跳舞，并告诉她是为了美。然而伊莎多拉认为这种违反自然的动作非常之丑，这不是舞蹈，而只是一种呆笨平凡的柔软体操。

至此，伊莎多拉第一次开始想象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舞蹈，尽管她尚且不知道这种舞蹈究竟是怎样的，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那是一个自然、伟大、神圣的世界，而她需要一把钥匙，启开这座神秘之门。

第二章 艰难的跋涉

离开学校以后，伊莎多拉成了一个极为迷恋书本的人，她经常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图书馆去借书。那时她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还有无数小说，不管好的坏的，她都一古脑儿吞了下去。她经常在蜡烛的微光下彻夜读书，直到天明。她甚至写过一本小说，办过一份报纸，报纸上所有的社论、本地新闻、短篇小说全是她一个人写的。

伊莎多拉的性格越来越倾向于独立，由于受到读的书的影响，她打算离开旧金山到别处去旅行。她邀集全家人来商量这件事，侃侃而谈，说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能在旧金山再呆下去。母亲似乎给弄糊涂了，但她情愿跟女儿到任何地方去，其他人也认为她的建议似乎不无道理。于是，母亲决定和伊莎多拉先期出发，她们买了两张优惠车票去芝加哥。姐姐和两个哥哥先留在家里，等有朝一日妹妹发了财的时候再来接他们。

就这样，母女俩来到了芝加哥，时值酷热的六月天。母女俩随身带的只有一个小提箱，外祖母的一些老式首饰，还有 25 块钱。伊莎多拉盼望她立刻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以后一切都会变得顺利和简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带着那件

希腊式的长袍，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经理，给他们表演舞蹈。而他们都像最初的那位一样，说：“你的表演好倒是好，只是不适宜舞台演出。”

过了几星期，她们的钱渐渐花光了，典押祖母的首饰也没弄到多少钱。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付不起房租，行李全被店主扣留，母女俩被拒之门外，一文不名，只好流浪街头。

伊莎多拉想到自己的外衣衣领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上等真丝花边，在炎炎烈日下，她东奔西走，转了一整天想卖掉它，终于在傍晚时把它脱了手，卖了大约 10 美元。这钱足够她们再租一间房子了。至于剩下的钱，她买了一箱西红柿。以后接连几个星期，母女俩就靠这些西红柿度日，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盐。可怜的母亲变得越来越衰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一早伊莎多拉就出门去找工作，去见剧院经理。最后她只好决定，只要有工作，不管干什么都行。

一天，伊莎多拉找到了共济会屋顶花园的经理，这个人嘴含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了一只眼睛，傲慢地看完了她的舞蹈——她在门德尔松的《春之歌》的伴奏下翩然起舞……

“喂，你长得不错，”经理说，“风度也挺优美。如果你肯改变一下，跳些刺激的玩艺儿，我就可以雇你。”

想到家里靠最后一点西红柿维持生命的母亲，伊莎多拉便问他：“什么是刺激的玩艺儿？”

他说：“不是你跳的这种东西，要会旋转、踢腿。你可以先跳希腊式的舞蹈，然后改穿荷叶边的裙子，用力踢腿，一定很吸引观众。”

伊莎多拉动心了，但是到哪里去找荷叶边裙子呢？她知道如果开口向这个经理借钱或预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她贸然把一切都答应下来了。

这一天天气很热，伊莎多拉徘徊在大街上，又饿又累，差点晕倒。这时她看见一家百货公司就在眼前，于是进店去求见经理。当时她被引进办公室后，看见一位年轻人坐在写字台后面，瞧上去挺和气，于是就向他解释说第二天上午需要一件带花边的裙子，如果能赊给她，她一定领到薪金就付款。不知道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这位年轻人应允了她的请求。多年以后，伊莎多拉又遇见了这人，他便是赫赫有名的巨富塞佛利基。

就这样，伊莎多拉拿着做裙子的红色和白色料子以及荷叶花边回了家。到了家中，她发现母亲衰弱极了。尽管如此，母亲依旧勇敢地坐了起来，为伊莎多拉赶制服装，干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才缝好。伊莎多拉拿着这套服装回到了屋顶花园，那里的乐队已准备就绪了。

“你要用什么音乐来伴奏呢？”经理问。

伊莎多拉随口说了一句：“《华盛顿邮车》吧！”——这是当时的一首流行曲。音乐响了起来，伊莎多拉尽最大努力给经理跳了一段“刺激”的舞蹈，边跳边编。经理高兴极了，从嘴里取出雪茄，说道：

“跳得不错！明晚你来吧，我要替你宣布一个特别节目。”

他给伊莎多拉周薪 50 元，并且很慷慨地预付了一个星期。

伊莎多拉用一个艺名在这家屋顶花园登台表演，获得很大成功，但她心里对这种舞蹈厌恶之极。周末，经理提出要

续约，甚至想进行一次巡回演出，但依莎多拉拒绝了他的要求。这种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取悦观众的事，她不想再干了。伊莎多拉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的夏天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一。以后再到芝加哥的时候，每次看到大街，她就会感到饥饿，感到恶心透顶！

然而，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勇敢的母亲从未提出要回家去。

在芝加哥期间，伊莎多拉结识了一个名叫安柏尔的女记者，她邀请伊莎多拉和她的母亲来到他们的“波希米亚”集会中去。这些“波希米亚人”是一群最奇特的人——包括诗人、艺术家、演员，来自不同的国度，共同的特点便是一文不名。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麦拉斯基的波兰人，有着红色的头发和胡须。或许因为他是这个集会当中唯一冷眼旁观的看客，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伊莎多拉狂热地爱上了他，认为只有他懂得自己的理想与工作，这也是她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恋爱。

夏天快过完了，母女俩手中的钱也快花完了。一天，伊莎多拉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正在芝加哥。她决定去见这位大人物，因为据说他是美国最喜欢艺术、最有审美眼光的剧团经理。伊莎多拉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戴利。于是她鼓足勇气，向他发表了不同寻常的长篇演说：

“我发现了已失传两千多年的真正的舞蹈艺术。您是一位兴趣高雅的舞台艺术家，但是您的舞台上缺乏了一种东西

——那就是使古希腊的剧院因之而伟大的悲剧的歌舞。我给您带来了足以使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伟大的思想。我的这种思想，是在何处发现的呢？我是从太平洋之滨，是在枝叶招展的内华达山的松林之中发现的。我看见了少年美利坚的形象在洛基山巅飞舞。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就是瓦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而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创造出一种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它将给您的剧院带来它所缺少的那个生命所系的灵魂——真正舞蹈演员的灵魂……”

这不啻是伊莎多拉关于现代舞的一篇宣言。

戴利看到这个瘦小、古怪的女孩竟敢这样高傲地对他侃侃而谈，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是回答了一句：“我在纽约预备排演一出哑剧，10月1日排练的时候，你可以去试试，如果合适便录用你。”

就这样，伊莎多拉离开了芝加哥，到了纽约，在戴利的剧团里跑跑龙套，表演哑剧。哑剧其实是伊莎多拉所极为厌恶的，认为它是悬于舞蹈和戏剧之间的一块不毛之地，毫无意义。然而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如此。因为除了母亲，姐姐伊莉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也来了。

在练习过程中，伊莎多拉不断地遭到斥骂，然而最难过的，是她的理想离她遥不可及。演哑剧的尝试遭到了失败，戴利要伊莎多拉表演《仲夏夜之梦》。尽管她并不喜欢仙女这样的角色，然而她还是答应下来了，并且跳得非常之好，观众很欢迎她的表演。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之后，伊莎多拉感到非常不快乐，她

觉得她的梦想、目标、志愿都如幻影一样，不可追捉。就在她预备同麦拉斯基结婚以缓解她的痛苦的时候，奥古斯丁打听到麦拉斯基在伦敦已早有妻室。伊莎多拉从此不再向往婚姻以及稳定的生活，而她那个梦想则一天天如火般烧灼着她。终于有一天，伊莎多拉离开了那个剧团。尽管钱已所剩无几，然而她每天合着母亲的伴奏翩翩起舞，心中无比快乐。

伊莎多拉决心继续自己的追求。这时，她被艾思伯特·涅文的音乐所深深吸引，为他的《那喀索斯》、《奥菲莉亚》、《水仙》等作品创作了舞蹈。

一天，伊莎多拉正在艺术室里练习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青年冲了进来，怒发冲冠。他向伊莎多拉冲了过来，大声嚷道：“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的音乐不是跳舞的音乐，我不准你用它来跳舞！”

伊莎多拉牵着他的手，领他到一把椅子旁边。“请坐。”她说，“我要用你的乐曲跳个舞给你看看，要是你不喜欢，我发誓以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

于是，伊莎多拉用涅文的《那喀索斯》跳舞给他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年轻的喀索斯的想象：他站在水边注视自己的影子，终于对影子发生了深深的爱恋，最后他心力消竭而死，化为一朵水仙……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未消逝，涅文已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过去一把将伊莎多拉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说：“你是一个天使，你是歌舞女神，你所表现的动作，就是我创作乐曲时心中的形象。”

接着，伊莎多拉又为他跳了《奥菲莉亚》和《水仙》。他越看越入神，最后主动地坐到钢琴边，为伊莎多拉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舞曲。但是这个曲调当时没有记下来，使伊莎多拉终生引为憾事。因为在当时那种痛苦的环境中，生活极为艰难，涅文染上了深度癡狂症，终至早夭。伊莎多拉一直认为以他的才华，是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的。

当时涅文完全迷醉于伊莎多拉的舞蹈了，他提议他们一同举行演出，并允诺亲自为她伴奏。

第一次的演出非常成功，接着又演了几次，在纽约轰动一时。如果当时他们俩能物色到一个能干的经纪人的话，那他们很可能从此事业成功，但当时这两个沉迷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由于演出获得了成功，伊莎多拉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许多社交界的名媛都邀请她到她们的客厅演出。但是伊莎多拉认为这些观众尽管欣赏她的舞蹈，却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艺术有一点点起码的理解。而且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一个舞蹈演员的评价，比一个高等的仆人强不了多少。伊莎多拉对自己的舞蹈在祖国的遭遇一天天失望，恰逢此时他们所住的旅馆起火，使他们全部的财产损失殆尽，于是一家人决定去欧洲碰碰运气。